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六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行狀

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傳
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
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
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
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
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
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
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
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
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
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叅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
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
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
意警拔故叅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旣乃
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
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

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
乃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
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
間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
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
手輒報可他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
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
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
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廼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
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
以畀軍中盡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開得主官台州崇道觀
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

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傳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群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傳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竟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

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辜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權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

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
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氏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
公曰某爲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
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
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
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
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
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
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
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
爲已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
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臬代歸乃間語公曰故事

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
况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
思少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閨
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
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
應典州而僅得莆陽軍壘以歸然公亦旣朝辭而行有日
矣會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
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
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
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
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
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竟然

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旣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涑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涑被逐仲通恕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効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即卻酒肉屏媵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犬單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

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
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特一念親
闡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
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
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
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
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
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
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尚書
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
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
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陛辭

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臯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闔郡之民垂髻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旣慙長者之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

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
佛燃燈以禱旣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
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污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
犇走闕下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
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
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
有珍禽彩羽數十客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
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
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此公去廼已
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孝誠所感云
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
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

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
即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
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懾
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
遂請于朝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
副使陞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吏故
命卿徃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泰甚閩中去朝廷遠
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
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
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
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叅伍其說大抵皆
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綴州縣一切科之於民

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
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
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
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
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樽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
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
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
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
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
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
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畧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
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將帑

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百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皐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賊

臯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
立命械治獲其流臯將論決祖其皆則有涅文爲皇帝萬
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涅使不成
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
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
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
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
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
年齋閣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
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平生涖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
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
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

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覲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遇於客次覲詫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閣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覲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路提